

刘一达当代京味儿长篇小说扛鼎之作

画坛现状聚焦 当下世象写真

收藏  
鉴定

行情  
内幕

斗智  
斗法

倒买  
倒卖

刘一达

画虫儿

刘一达

刘一达著

刘一达

刘一达

画虫儿

刘一达

冯名号远泽长松以京城玩家多寓里翁位玩家  
也破行内称为画虫儿有活就是京城玩家画圈儿  
里的父下还得说是大爷

刘一达

作家出版社



I247.5/715+5

2008



刘一达著



作家出版社



# 画虫儿



刘一达当代京味儿长篇小说扛鼎之作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画虫儿/刘一达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8.3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248 - 3

I. 画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25025 号

## 画 虫 儿

---

作者: 刘一达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50 千

印张: 17

插页: 8

版次: 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248 - 3

定价: 29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# 品的是味儿

刘一达

我出书，很少找人写序。为什么？一是有“拉大旗作虎皮”之嫌，犯不上。二是找人写序，必然得麻烦有头有脸儿的名人，但有名望的大家未准能了解我写书的初衷。当然也不见得知晓我写书的用意，冠冕堂皇地捧我几句，我觉得没多大意思。所以就不愿给他们添麻烦了，不如自己动笔，跟读者交代几句。

很多人读书，先看序言，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看书的习惯。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，这书好看不好看，人们似乎想在序言里找到某种提示。我本身是一个俗人，所以也不能免俗。卖的是什么东西，吆喝两声，恐怕读者也不会烦我。

眼下，中国的老百姓对古玩和书画收藏产生了极大的热情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的“收藏热”，到现在已持续了近二十年时间，高烧一直没退。当然，随着“收藏热”的逐渐升温，古玩字画的身价也是一个劲儿地“翻跟头”。二十年前一幅齐白石的画儿，撑死了也就是二三十万。现在呢，齐白石的画儿在拍卖会上拍到上千万，一点儿不新鲜。齐白石的画儿是这种行市，那么其他大名头画家的画儿也是水涨船高。

盛世收藏，乱世黄金。当一幅名画儿能换一套别墅的时候，您说谁不为之动心？所以玩古玩书画儿的人越来越多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。今年年初，我的老朋友马未都都在中央电视台的“百家讲坛”上讲陶瓷和古典家具收藏，知名度大升。当然他原来的知名度也不小。前两天，他的讲稿编成书，在北京签名售书。据报道，买书的人排成了长龙，一天签了七千一百六十本，卖了一万两千三百零八本。可见有关古玩字画收藏的书是多么招人。当然马未都先生是古瓷收藏家，他的书比较实用。尤其是对那些正在玩古代瓷器的人来说，从中可以学到不少知识。

我的这本《画虫儿》，也是讲古玩书画收藏的事儿，不过它是文学作品，更偏重于文学性。当然，对于那些玩书画的和喜欢京味儿的人来说，这本《画虫儿》也是很有可读性的。相信您读了以后，会知道不少收藏界的内幕，也会学到一些书画收藏知识。但是，能不能像马未

都的书卖的那么火，我有这种奢望，不敢有这样的断言。

收藏，到底藏什么？玩家，到底玩什么？这是《画虫儿》这本书想告诉读者的。

这本《画虫儿》，在我的脑子里转悠了五六年。“虫儿”总在我的肚子里来回地蠕动着，时不时触动我的神经，但真正把它写出来，是在两年前，起因是当今书画市场的种种怪现象，让我不把肚子里的“虫儿”拽出来，心痒难耐。当然也有朋友们的撺掇。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，不让它“爬”也来，我怕它咬断了我的肠子。

北京人说话讲究幽默。您不能不说幽默也是一种智慧。比如北京人管说话爱引经据典，张口之乎者也，闭口古人云，叫“转文”（转字，读音zhuai，平声）。老北京人也把喜欢“转文”的人叫“酸文假醋”，或者直截了当，用一个“酸”字概括。北京人为什么会瞧不起好“转文”的人呢？因为在北京人看来这是在卖弄学问，而这种完全出自书本的学问，太书呆子气了，在现实生活中是吃不开的。

古书里的“之乎者也”大都是文人墨客的雅兴和感慨。现实生活中，老百姓说的都是大白话，这些大白话要比那些“之乎者也”之类的生动、活泼，也有生命力。尤其是对于见多识广、天子脚下的臣民北京人来说，有些说教式的东西，看起来是明白人的哲理，但北京人说出一句俏皮话就把他全给“毙”了。

我不想“转文”，但为了说明我写《画虫儿》的初衷，给您讲两个“段子”，您只当笑话听。

一个是“锦灰堆”的故事。

所谓“锦灰堆”就是把一页旧书、半张残贴或公文、私札、旧契、短柬的半截或折角等等拼到一起的画儿。现在有电脑了，制作这类招贴画很容易，但以前却是由画家画的，专有一类画家画这种画儿。当年上海有一位叫杨渭泉的人，画“锦灰堆”画儿非常有名。他去世后留下来的“锦灰堆”画儿，被一些收藏家视为难得的艺术品，后经人“炒作”，杨渭泉的画儿正经价儿不低呢。可是谁也想不到，这些“锦灰堆”画儿不是杨渭泉画的，杨氏压根儿就不会画画儿。

您会问了，那这些画儿是谁画的？几十年以后，这事才水落石出，杨氏的画是由郑达甫代笔的。郑是浙江镇海人，原在家乡当小学教师，喜欢画画儿，尤擅临摹。当时的小学教师，待遇很低，郑达甫经常有上顿没下顿。肚子提了抗议，脸面也没地方搁了。郑达甫不信自己有画画儿的本事，找不着吃饭的地方，于是带着画笔来到了上海滩。最初，在上海的街头卖画儿，可是既没人给他捧场，又没有什么背景，一个默默无闻的穷画家，除了肚子唱“空城计”，剩下的还是挨饿。正在这时，他遇到了有钱有势的商人杨渭泉。杨氏把他收留下来，管吃管住，还让他画画儿。郑达甫算是绝处逢生，感激之余，一切听任杨的摆布。

杨渭泉不会画画儿，但会经营，他大登广告，印发润例，专绘“锦灰堆”，接到的画件，就让郑动笔。卖画儿的钱，杨取六成，郑得四成，这四成还包括笔墨纸砚的费用。署名权是杨，郑只管画。杨不动笔，却名利双收。郑达甫就这样画了二十多年，以至于世人皆知杨渭泉，不知有个郑达甫。后来因战事影响，绘画的生意没了，郑被杨下了逐客令。郑不得已又回到家乡，上山砍柴，入市卖烧饼度日，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，郑达甫又到上海，重操画笔，说出事情的真相，人们才恍然大悟。后来全国美协征集郑达甫的“锦灰堆”，让他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美展，他的大名才被人所识。郑达甫也被聘为上海文史馆的馆员，衣食不忧了。

这当然是老天爷照顾郑达甫，让他活到了“后来”。假如郑达甫没等到“后来”，给杨渭泉代笔二十多年后就驾鹤西去，您说谁能知道杨渭泉的画儿敢情是他代笔？也许，历史上只留下了杨渭泉的大名，世人不知还有郑达甫这个人了。

另一个“段子”更有趣儿。

清朝的阮元，也就是阮云台，当过浙江巡抚。他不但是位名臣，还是一代金石名家。您查历代金石大家，准保有他一号。现在西湖三岛之一的“阮公墩”，便是纪念他而得名。按说这样有名的金石玩家，该不会眼里揉沙子吧？想不到在他身上却闹出了大笑话。

他有一个学生，来北京赶考，走到通州，在摊儿上买了个烧饼想

充饥，突然发现这个烧饼的背面斑斑驳驳，像是钟鼎上的铭文，于是他找了张宣纸把它拓下来，寄给了自己的老师阮云台，说他在通州的一家古玩铺发现了一个古鼎，因为身上没钱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东西，特地将铭文拓出寄上，请老师和诸位名家考证，看它是真品还是赝品。

您说这不是逗闷子玩吗？可是这位阮大人接到这封信，却当了真，邀请严小雅、张叔禾等名士对“铭文”进行鉴定。这些鉴赏家看到烧饼拓片，有的说是真品，有的说是赝品，莫衷一是。但是这张“拓片”已入阮大人的“法眼”，他认准这是古代钟鼎的铭文，以至于到了谁说是假的，他就跟谁急的地步。他还找出证据，拿出宋徽宗赵佶编的金石经典名著《宣和图谱》，认定这是“谱”上的一个鼎，不但称这位弟子有眼力，还给这拓片题跋，说这拓片与图谱相合，因字年久，铭文剥蚀，弟子拓得不精，故有“漫漶”，实非赝物。那位跟他逗闷子的门生见了题跋，不禁啼笑皆非。这个段子，并非杜撰，而是出自前人《笔记》。

弟子拿老师开涮，实有“犯上”之嫌，属于“大逆不道”，但是您看了以后，仔细咂摸，是不是能品出一些酸味来？

多荒唐的事呀！一个烧饼拓片，居然把堂堂的金石大家给蒙了！要知道阮云台不是一般的金石专家，他在金石钟鼎学术研究和鉴定方面有相当深厚的功力，而且给后人留下许多藏品和著述。

也许瑕不掩瑜，“烧饼”事件并不影响阮大人的“成就”，可是即便是这么有名的大家也有打眼的时候，是不是说明收藏界的水太深了？您是不是由此能想到了《画虫儿》里的人物？

《画虫儿》说的书画收藏，不是金石收藏，虽然金石收藏比书画收藏要难，但书画收藏的水比金石收藏要深。假画儿是当前书画收藏的祸水。这股祸水并非始于今天，您看几十年前的上海滩不就有杨渭泉的画儿欺世盗名吗？当然，跟现在做假画的那些人比起来，杨渭泉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。这也正是我写《画虫儿》的初衷。

说到“画虫儿”冯爷，您也许会问，生活中实有其人吗？是的，我想所有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提出这个问题。

其实，在此书出版前，已有朋友看过书稿问我，你写的是不是谁



谁？也有朋友对我说，冯爷的做派和性格很像谁谁！当然也有人说我写的冯爷有点离谱儿，生活中哪有这种人？有人甚至对书中的一些细节提出怀疑，他们天真地问我：生活中能有这样的事吗？

对于这些，我不想多说什么，我之所以在前面讲那两个段子，其实就想告诉您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生活中的许多奇人奇事，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就人物性格而言，也许我塑造的冯爷这个形象太典型了，所以才让许多人看了这本书以后产生联想，甚至对号入座儿。其实，冯爷如同阿Q，他不是真人，又是“真人”。难道您在跟北京的爷儿们接触当中，没体会到他们身上也有冯爷的爷劲儿吗？

我一直认为看小说别光看故事，要在故事中品人，当然还要品味儿。对我的小说，我不想“转文”，说句俏皮话吧，我的小说属于旱香瓜，另一个味儿。

看《画虫儿》，您主要还是咂摸它的味儿。让书有味儿，是我的追求。就写作而言，写本小说并不是难事，但写出味道来却不容易。如同炒菜一样，您说炒菜是难事吗？可是特级厨师炒出来的菜跟一般人炒出来的菜，味道就不同。这就是烹饪艺术与一般炒菜的區別。

为了能让炒出来的菜有品味，也就是说，让我的小说有京味儿，我做了几十年的努力。说到这儿，我得感谢京味儿画家马海方先生，海方跟我是多年的朋友，跟我一样，酷爱京味儿。当然，我是在文字上追求京味儿，他是在作画上追求京味儿，而且他的京味儿画已自成一家。海方平时画事很忙，很少给书配图，看了我的小说，他觉得对路儿，放下了手里的活儿，不辞辛苦，非常认真地给这本小说配了二十五幅插图，每幅都很精彩，让我备受感动，海方的京味儿画儿给这本书增色不少。我在此要感谢我的这位好友！我的小说和海方的画儿京味儿浓不浓？还得由您来品。不多说了，您上眼吧！

以上是为序！

2008年3月22日

于北京如一斋

近

冯各名远洋长松识京城玩儿家海里的位玩儿家  
也被行内称为高虫儿而活就是京城玩儿家高圈儿  
里的父兄还得说是大爷

海旁画惠并题于京城南郊

印

印

印

印





冯爷到了冯展上别瞧  
穿着不讲求但也还挺  
有各样儿不过他那双  
阴阳眼可直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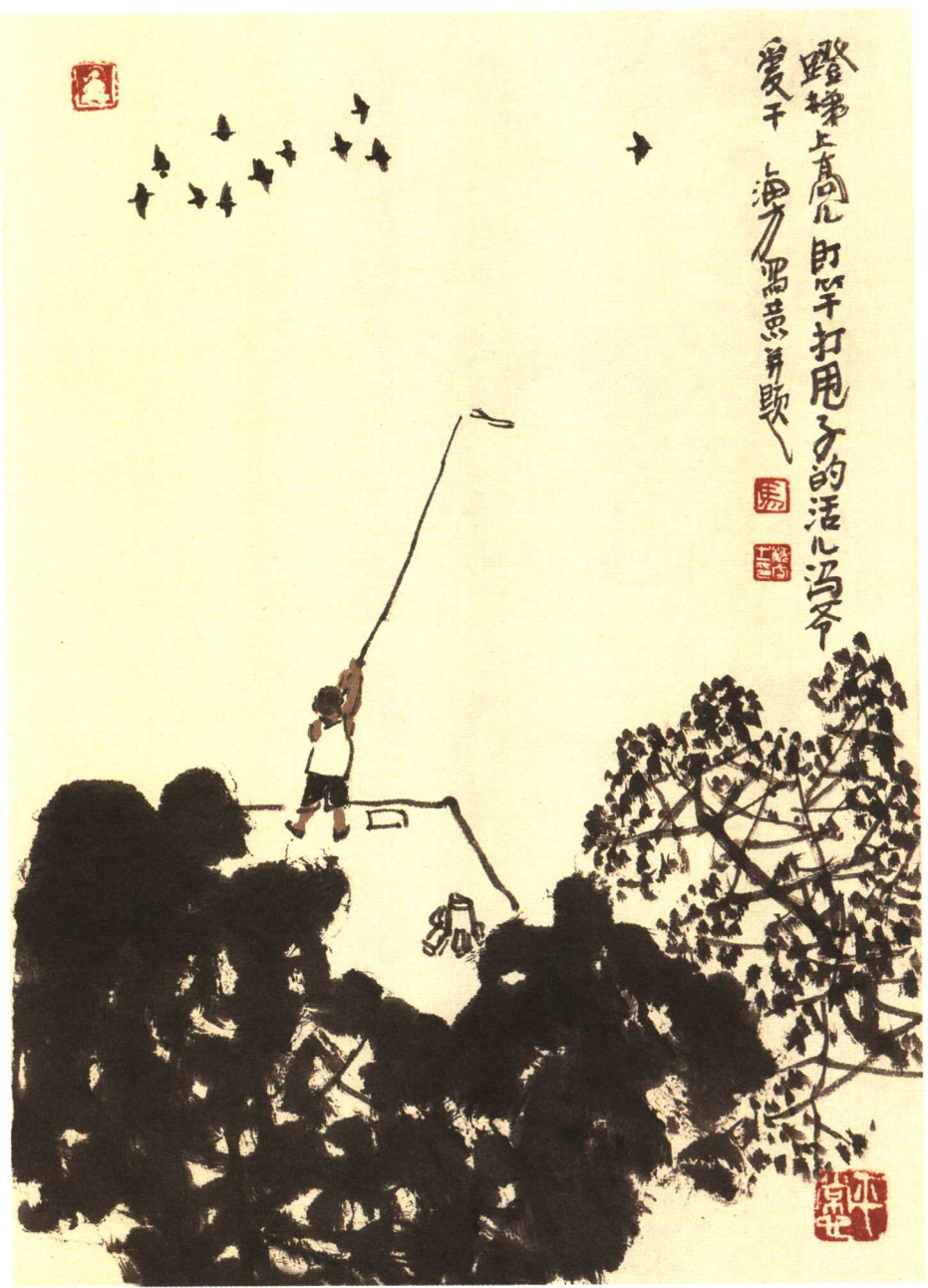
海刀鬼并题于南城



Arw44/06



踏梯上高儿打竿打甩子的活儿冯苓  
爱干 上海冯需黄并题









求生本能  
 让鸿本的全  
 身都有了  
 点气力他脱  
 下自己的囚衣  
 朝那卡车的  
 方向使劲儿  
 的摇晃着  
 囚衣这时候  
 那怕只捕自  
 己的救命车只  
 要能豁口永  
 喝死也干



海阔意并跃在拳城

